

文史拾零

# 谷物之芒 生命之光

热历史

刘春正

“时雨及芒种，四野皆插秧。家家麦饭美，处处菱歌长。”陆游所描绘的芒种时节既有雨后的清爽，又有夏日的热情；既有田里的稻秧，又有桌上的麦饭；既有农事的忙碌，又有歌声的悠然。开启仲夏时光的芒种，描述了谷物那旺盛的生命力，更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。

6月5日，我们迎来了今年的芒种节气。芒种时节，仲夏已至，麦浪声声。此时，农民不闲，在田间地头抢抓农时；土地不荒，在夏收夏种中充实粮仓。收割播种，辛勤劳动，一片繁忙景象。

芒种的到来，标志着气温逐渐升高、降雨逐渐增多。芒种节气，充满希望和幸福。它是有芒谷物储存生命之光的时候，也是中华农业文明博大精深的体现。

## 收获成熟 播种希望

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之一。春秋时代首先确立了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，之后不断进行完善，到秦汉时期，芒种等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即已确立。

“芒种”一词，现存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两汉时期的著作《周礼》：“泽草所生，种之芒种。”芒种之“芒”，本义是谷物种子壳上或草木上的细刺；而芒种之“种”，则有两种解释。一为名词的“种”(zhǒng)，指植物的种子；二为动词的“种”(zhòng)，指播种。

古书上说，“五月节，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”，也就是说，大麦小麦等有芒作物已经成熟等待收割，晚稻等夏播作物亟待播种，农民再度开始了忙碌的田间生活。此时的忙碌，可用“抢”字来形容，有童谣这样唱道：“芒种忙，麦上场，抢收抢运抢脱粒，晒干扬净快入仓……”所以芒种又称“忙着种”，此时忙碌却又喜悦，春耕秋耕已有收获，夏播蕴含着秋收的期待。芒种时节，在自然时序中如此承前启后。

中原地区的麦子自古便是从白露时节开始播种，等到了芒种节气，麦穗就已经陆续成熟，生出金黄的麦芒，需要抢在多雨季节来临前抓紧收割。白居易《观刈麦》一诗就形容：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所以对小麦、大麦种植区的民众而言，芒种就不是忙着播种的日子，而是收获“有芒之种”的时节。此时的水稻正移栽入田，等待着之后充沛雨水的滋润，远远没有到长出稻芒的时节。

随着中国农业在轮作复种方面的不断发展，“芒种”的含义已经不再局限于割麦与插秧，而是成了与各种农作物的收割、播种、管理都息息相关的重要节点了，“芒种”之“芒”也渐渐成了“忙碌”之“忙”。

## 送别花香 迎来湿热

时光总在不断变迁，花儿也在开



▲芒种好时节 新华社发 曹一作

放与凋谢。自然界的草木荣枯、候鸟往来等变化，是古人记录时节迁移、制订生活计划最直接的方式。芒种节气的种种物候、民俗也体现了古人对待自然、对待生活的细致与热爱。到了芒种时节，天地之气的变化已经来到一个即将迎来重大转折的时段。

芒种节气有三候：初候“螳螂生”，二候“鵙始鸣”，三候“反舌无声”。在这一节气中，螳螂在上一年深秋产的卵，因感受到阴气初生而破壳生出小螳螂；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，并且感阴而鸣；与此相反，能够模仿其他鸟鸣叫的反舌鸟，却因感应到阴气的出现而停止了鸣叫。依托阳气生长的谷类，必然要赶在天地之气变化的关键点之前赶紧播种下去，这样才能保证秋之收获，保证生命成长所需的给养与储备。在阳气最为充沛、振奋、覆盖天地之时，喜阴的靡草承受不住而凋亡。而到了芒种，阴气开始悄悄地、缓缓地萌生，螳螂、伯劳这些喜阴的虫鸟便非常灵敏地活动起来了。

草间螳螂初生，枝上蝉鸣，小池蜻蜓飞……在仲夏夜的星光中，虫儿们的快乐季节开始了。再过些时日，便是夏至。夏至，是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的日子。也就是说，在芒种期间，每一天太阳都在向我们头顶最近的点移动着，每一天气里的热力都在增加。天地迎着那个不断向北逼近的直射点，就像一个不断加温的大烤箱，直至火力的最高点。难怪，仲夏又被称为盛夏，这是一段“最夏天”的时光。

鵙，就是今人所知的伯劳鸟，一种小型猛禽，喜食虫类，对农业有益。伯劳鸟喜阴，感阴而鸣。它开始在枝头出现，鸣叫着，成为芒种二候的物候特征。这意味着在火一般的盛夏阳气中，有阴气在悄悄地滋生。太阳将逐日靠近它在北半球运行轨迹的最北端，北半球白昼时间最长的日子就要到了。长其夏至，短其冬至，当太阳接近夏至这个顶点时，转折就要到来。芒种，正是一个孕育着转折的时节。

仲夏，草木葱茏，幽谧的树林里，栖息着很多美好的鸟儿。共宿共飞的反舌鸟，却不再像春天那样鸣叫，而是变得沉默了。反舌鸟长得不是那么漂亮，却是吟唱的高手。在春天，它既能自得其乐地鸣唱，又擅长仿效别的鸟叫，好像浑身是舌。这个特点是如此鲜明，又是如此少见，所以在百鸟之中，貌不惊人的反舌鸟，反倒引来众多文人吟诗写赋，歌之赞之。

与物候变化相对应的是古人在

芒种节气的种种习俗。随着仲夏季节的到来，与螳螂孵化、鸟类繁殖相对应的，春季开放的各种鲜花会逐渐凋谢，所以祭祀花神、与之告别便是芒种的一个重要节俗。此时，气温逐渐升高，降雨逐渐增多，湿热天气明显。

中华大地上的各种芒种节俗，大多是在播种粮食作物的同时播种生活的希望，其中既寄托着对自然最纯粹的敬畏和感恩，同时也饱含着对生活富足、家庭安康的美好憧憬。

## 生命萌发 孕育未来

无论是从芒种的内涵变迁，还是从芒种的物候节俗来看，对于农耕文明主导的古代中国来说，芒种时节关系到许多家庭农事的成败、收入的多少，乃至家人的生活好坏。从这些层面来说，“芒种”之“芒”就不仅仅是麦芒、稻芒，也不仅仅是忙碌、繁忙，而是一种希望、一种生命力的体现。事实上，“芒”字的本身就蕴含着生命萌发、蓬勃生长的意义。

芒种是收获，芒种也是希望。金光灿灿的谷粒会让人联想到丰收的喜悦，又细又尖的麦芒则会让人联想到锋芒的锐利；潮湿泥泞的稻田会让人联想到劳动的汗水，整齐排列的秧苗则会让人联想到未来的幸福。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，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仍旧是中国各地开展农业生产、适应自然变化、调整生活状态的重要时间节点。通过对芒种节气丰富意蕴的考察，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文明的发展、南北文化的交融、经济中心的变迁，更能够看到中华民族无穷无尽的斗志以及永恒不灭的希望。

耕耘与收获在这个节气，完美结合。在这一天，收获果实；在这一天，种下希望。在这一年中充满生机和机遇的时节，辛勤劳作的人们坚信一分耕耘、一分收获，在播种中殷切期盼，在丰收中饱含喜悦。额头的汗珠滴灌着幸福的小康，黝黑的皮肤映照着丰收的喜悦，满了粮仓，鼓了钱包，美了生活。

芒种节气，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同抢抢种的农民一样，也迎来自己的收获季，在考场上尽显锋芒，又带着光芒走向更广阔的人生之路。

希望与收获不期而遇，付出与回报总相串联。追求收获，不能一劳永逸，也不能一蹴而就，而是要在一次次的收获之后重拾奋斗之心，为下一次收获厚积薄发。 《京九晚报》

## “支吾”为何形容说话含混

许晖

以“支吾”为核心，产生了一大批词汇：支支吾吾、吱吱唔唔、左支右吾、抵牾(wǔ)。这些词现在常用的义项是形容说话含混、躲躲闪闪、闪烁其词、搪塞、不敢说个利落话。这种种义项是怎样形成的呢？过程非常有趣。

“支吾”最早的原型写作“枝梧”，出自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。秦国攻打赵国，楚怀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，项羽为副将，前去救赵。不料宋义按兵不动，项羽气愤之下，砍下宋义的人头，对众将谎称宋义与齐国联合，意欲谋反，楚怀王暗中命令自己杀了宋义。“当时，诸将皆慑服，莫敢枝梧。”臣瓚(西晋学者)注解说：“小柱为枝，邪柱为梧，今屋梧邪柱是也。”“邪”通“斜”。支撑屋子的小柱子叫“枝”，小柱子旁边，与“枝”一起起辅助作用的斜柱子叫“梧”；单独的“枝”或“梧”都不足以支撑，必须合二为一才能起到支撑作用，因此“枝梧”连用，表示支撑、支持之意，引申为抗拒。项羽杀了宋义，诸将慑于项羽的霸气，谁都不敢抗拒。这就是“枝梧”一词的来历。

但是，“枝梧”或者“支吾”又是怎么演变成说话含混的“支支吾吾”或者“吱吱唔唔”的呢？还是要来看“枝梧”这个原始形态。前面说过，单独的“枝”或者“梧”都无法起支撑作用，也就是说二者都不能自主，说话含混、躲躲闪闪的样子跟这种无法自主的形态是多么相像啊！因此人们就把“支吾”跟吞吞吐吐说话的样子联想到一起，又生发出叠字的“支支吾吾”和“吱吱唔唔”。

“左支右吾”意为左右抵牾，手忙脚乱，穷于应付，也是由此而来。据《宋史·李昉传》载：李昉是宋高宗的大臣，曾为高宗指点天下大势，其中建议“由登、莱泛海窥吴，越，以出吾左；由武昌渡江窥江、池，以出吾右，一处不支则大事去矣，愿预讲左支右吾之策”。结果高宗没听他的，倒是流传下来了“左支右吾”这个成语：左边要用“枝”，右边要用“梧”，闹得手忙脚乱，一处支撑不住房屋就要倒塌，狼狈之状可以想见。

至于“抵牾”这个词，是矛盾、抵触之意，原本写作“抵牾”，“牾”是木头的根，“梧”要斜着把这个根紧紧抵住，于是引申出抵触之意。

《天津日报》

史海钩沉

## 保护弃婴的柴世盛

戚凤

柴世盛是浙江山阴(绍兴)人，考中进士后，曾任河北阜城知县(县长)、天津农垦局长(屯田推官)等职务，明亡之后，他出家为道士，居住于北京夕照寺(今位于北京市广渠门大街中街)。

明末清初，连续的战乱令民不聊生。而作为京城的顺天府(今北京)，情况更为糟糕。顺天府在明万历六年有人口70万左右，到了清顺治十八年，只有人口10万左右了。到处都是逃难的难民和失去依靠的婴儿。

柴世盛发现路上有很多奄奄一息的弃婴，觉得孩子们可怜，便在夕照寺以西募款建了一所育婴堂，并在育婴堂外种植了许多柳树，所以该堂又叫作万柳堂。

柴世盛在北京的崇文、宣武、朝阳、安定等城门设立收婴分处，均备4辆牛车，巡行各街道，收集弃婴，运载亡婴回育婴堂以安葬，又以两个藤筐为担子，用来挑活着的婴孩回育婴堂喂养。活弃婴带回后，柴世盛为其登记注册，孩子们一律姓“柴”，男孩子一律为“仁”，女孩子一律为“慈”。柴世盛雇来健康的奶妈，建立哺乳室，给予编号，由奶妈居住于院内抚养婴儿，她们每月按时将孩子抱给育婴堂主事人查看，育婴堂给奶妈分发工钱和赏钱。

雍正二年，雍正皇帝以私人身份向柴世盛的育婴堂捐款1000两，并令各部各捐1900两，还在多地购置田产，年收租金作为抚养孤儿之用，并赐书“功深保赤”匾额悬挂于万柳堂的厅堂。此外，雍正多次下诏，命令全国向柴世盛学习。 《上海法治报》